



大学者随笔书系

# 第一次爱

Yangzhensheng Suibi

杨振声随笔

杨振声是创建「清华学派」的重要学者之一，也是一位风格独具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他的创作涉及各个文艺领域，尤其是他的随笔作品能密切联系现实、直面人生，又不失清丽脱俗、幽默委婉……



杨振声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楊  
振  
聲

# 第一次爱

杨振声随笔

Yangzhensheng Suibi  
DIYICI AI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次爱 杨振声随笔/杨振声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10  
(大学者随笔书系)

ISBN 978-7-301-14824-2

I. 第… II. 杨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1299 号

书 名: 第一次爱 杨振声随笔

著作责任者: 杨振声 著

策 划 组 稿: 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: 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4824-2/G · 2567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[zpup@pup.pku.edu.cn](mailto:zpup@pup.pku.edu.cn)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5 印张 186 千字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大漠風塵日色昏紅  
旂半卷出隄門前軍  
夜我泚河已報生  
插吐吾汗

有瓊同字惠存  
楊振聲



楊振聲手迹

### 人事沧桑

- 003 侏儒与痰孟子
- 005 圆明园之黄昏
- 008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
- 012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
- 016 女子的自立与教育
- 022 苏州记游
- 029 北平之夜
- 031 拜访
- 034 批评
- 037 被批评
- 040 书房的窗子
- 044 邻居
- 048 拜年
- 050 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
- 053 我蹩在时代的后面
- 056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奎基
- 061 回忆“五四”

### 古今文脉

- 069 礼教与艺术
- 072 《玉君》自序

## Contents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074 | 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        |
| 079 | 《诗经》里面的描写        |
| 090 | 新文学的将来           |
| 097 | 迷羊               |
| 100 | 乞雨               |
| 103 | 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        |
| 106 | 情感腴腆             |
| 109 | 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        |
| 116 | 说实话              |
| 119 | 说不出              |
| 123 | 诗歌与图画            |
| 127 | 诗与近代生活           |
| 131 | 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        |
| 134 | 传记文学的歧途          |
| 139 | “五四”与新文学         |
| 142 | 从文化观点上回首“五四”     |
| 145 | 谈谈文学上的民族形式与欧化形式  |
| 147 | 爱国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文艺    |
| 150 | 通俗化——从五四新文学的语言说起 |

### 虚构之什

|     |    |
|-----|----|
| 155 | 渔家 |
|-----|----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58 | 贞女        |
| 161 | 李松的罪      |
| 164 | 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 |
| 168 | 瑞麦        |
| 171 | 阿兰的母亲     |
| 174 | 小妹妹的纳闷    |
| 178 | 她的第一次爱    |
| 188 | 济南城上      |
| 194 | 一封信       |
| 206 | 荒岛上的故事    |
| 212 | 黄果        |
| 215 | 他是一个怪人    |

## 人事沧桑

>>> 杨承舜 第一次爱>>> 第一次爱>>> 第一次爱





## 侏儒与痰孟子

同学们要出《沪案特刊》，捉我也涂上几句话儿。我想，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国民，实行是自然早成了绝技，作文章却是特别见长的。此次对于沪案，唯一的结果，不过是几篇痛哭流涕的文章罢了。大家的哭声，已经是够听的了，何用我再去作那送殡的哭娘呢！可是我也要学句俗话说，“就是哭出两缸泪来，也医不好棒疮”。

说实行在我国成了绝技，不免有点污罔我大中华的国民性，此次没听说大家要求派兵收回租界，对英日罢工罢市，经济绝交吗？不错，就是个喜鹊，被黑老鸽子占据了他们的巢穴，他们也要呜呀呜呀，噪上半天，以表示喜鹊的国民性。何况我堂堂四千年文明古国的神胄，这点最低限度的表示，总是要有的。不然，岂不是连喜鹊都不如了吗？够了，“为政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”。假使这几条建议都办得到，也是使黑老鸽子吃惊的了，但是，正经话，大家要晓得，假使一个国家，虽然扬扬自励有四万万同胞，却是没有一个兵可以说是四万万同胞的武器，可以行施四万万同胞的意志去雪耻报恨；那么，由得你去噪，别说你喜鹊般的乱嚷，那黑老鸽子不怕；就是你再沉痛一些，像杜鹃般的啼血，也感动不了那黑老鸽子的黑心呀！

我们叫既没用，哭也无益。还是狠狠心，投笔从戎去。大家组织

学生军,这是中国新郁起的国之花。中国前途的希望,全在这个学生军身上。不唯对外,打走那些黑老鸽子;就是对内,也可驱走那些城狐社鼠。

好啦,有了学生军,我们仿佛腰板硬些,说话的气力也粗些,就使此次交涉不能圆满解决,到底我们还有个二十年卧薪尝胆的准备。不至于讨个五分钟热血的头衔,便夹了尾巴蹲着去了。可是,大家要晓得,单只学生军,决不中用,我们大中华的国民,根本要掀筋换骨一次,中国才会有希望的。

我不晓得为了什么我们中国“有力如虎,执辔如组”之男子与“硕人欣欣,衣锦褵衣”的女子,一变而“粉白不去手”“腰弱不能弯弓”与那“作掌上舞”“步步生莲花”的玩物;再变而为“槁首黄馘”青筋鸡爪的男侏儒与那娇小玲珑、狐媚子般的女妖精:大家晓得,男女的心理,是各求合于其对手之所好的,若侏儒所好的是妖精,则女子不知不觉中都变为妖精;妖精所好的是侏儒,则男子不知不觉中都变为侏儒。久而久之,就怕黄帝的子孙,都要变成侏儒与妖精了。这种侏儒,碰到拉丁民族,还可以望到他们的眉宇;碰到条顿民族,只能望到他们的肩膊;若碰到斯拉夫民族,只好望望他们的肚皮罢了。若真同外国打起架来,只能在他们屁股上擂两捶,上三部是够不到的。这样的民族,只求别教风吹倒了就万幸,还配讲自强吗?

上一层我名之为侏儒化,还有一层,是痰孟化。何谓痰孟化?我们中国民族,在古来也曾有过一点骨气,如墨翟、侯嬴、荆轲、聂政,以及汉之朱家郭解诸人,是可爱。就是孔子也讲“以德报德,以恩报怨”的。不幸经过宋儒学说之后,一变而为“各人打扫门前雪,不管他人瓦上霜”的老鼠哲学,再变而为“唾面自干”下流的痰孟子。这种痰孟子民族,你还指望他能发愤有为吗?

所以我说掀筋换骨,就是掀去侏儒筋,换上侠士骨。一脚踢碎痰孟子,大家一同去驱除那些狐鼠与黑老鸽子。

1925年6月17日

## 圆明园之黄昏

害病也得有害病的资格。假如有人关心你，那你偶然害点小病，倒可以真个享受点清福。院子静悄悄的，屋子也静悄悄的。只有一线阳光从窗隙里穿进，一直射在你窗前的花瓶子上。假若你吃中国药的话，时时还有药香从帘缝钻进，扑到你鼻子里，把满屋子的寂静，添上一笔甜蜜的风味。你心里把什么事都放下，只懒洋洋地斜倚在枕上，默默地看那纸窗上筛着的几枝稀疏的竹影，随着轻风微微地动摇。忽地她跑到你床前，问你想吃什么饭。你在这个时候，大可以利用机会要求平常你想吃她不肯做的菜吃吃。你有这样害病的福气，就使你没病，也可以装出几分病来，既可以骗她的几顿好饭吃，又可以骗到她平常不肯轻易给你的一种温柔。可是，假如没人关心你，只有厨子是你的一家之主，那你顶好是不害病。你病了不吃饭，他乐得少做几顿饭菜；你病了不出门，他乐得少擦几次皮鞋。你与其躺在床上，听他在廊檐下与隔壁的老妈子说笑，反不如硬着心肠一个人跑出去，也许在河边上找到株老柳，可以倚倚，看看那水里的树影和游鱼；也许在山脚上碰到块石头，可以坐坐，望那天边的孤云与断雁。总之，没人关心你，你还躺在床上害病，是要不得的。

我心里这样地想着，我的脚已经走出大门来了。西风吹着成阵

的黄叶，在脚下旋绕，眼前已是满郊秋色了。惘惘地过了石桥沿着河边走去，偶一抬头看见十几株岸然挺起的老柏，才知道已走到圆明园的门。心想，以前总怕荒凉，对于这个历史的所在，总没好好地玩过。现在的心境，正难得个凄凉的处所给它解放解放。于是我就向着那漆雕全落、屋瓦半存的大门走去，门前坐了几个讨饭的花子，在夕阳里解衣捕虱。见人经过，他们也并不抬头睬一眼。我走进大门，只见一片荒草，漫漫地浸在西风残照里面，间或草田里站立个荷锄的农夫，土坡上，下来个看牛的牧子，这里见匹白马，在那儿闲闲地吃草，那里见头黄牛，在那儿舒舒地高卧。不但昔日的宫殿楼台，全变成无边萋萋衰草，就是当年的曲水清塘，也全都变成一片的萧萧芦苇了。你纵想凭吊，也没有一点印痕可寻，一个人只凄凄地在古墟断桥间徘徊着，忽然想起意大利宫来，荒草蔓路之中，不知从哪里走去，恰巧土坡前有个提篮挖菜的小孩子，我走过去问他一声。他领我走上土坡去，向北指着一带颓墙给我看，依稀中犹望见片段的故宫墙壁，屹立在夕阳里面。离开了挖菜小孩子，我沿着生满芦苇的池塘边一条小路走去。四围只听到西风吹得草叶与芦苇瑟瑟作响。又转过几个土山，经过几处曲塘，一路上都望不到那故宫的影子。过一个石镇的小桥，那水真晶莹得可爱。踏过小桥，前面又是土山。还不知那故宫究在何处。忽然一转土山，那数座白玉故宫的遗址便突然出现于面前了。只觉得恍惚中另到一个世界似的。欣赏，赞叹，惋惜，凄怆，一齐都攒上心来！这一连几座宫殿，当日都是白玉为台，白玉为阶，白玉为柱，白玉为墙的。如今呢？几乎全没于蓬蒿荆棘中了！屋顶不用说，是全脱盖了，墙壁也全坍塌了。白玉呢？有的卧在草中，有的半埋土下，有的压于石土之底，有的欹在石柱之上。雕刻呢？有的碎成片段了，有的泥土污渍了，有的人丢了头，有的龙断了尾，有的没在河沟里面，有的被人偷去了！只剩下一列列的玉柱，屹立在夕照里面，像一队压阵角的武士。在柱前徘徊徘徊，看看那柱上的雕刻，拨开荒草，摸摸那石上的图案，使你不能不想见当时的艺术，再看看那石壁颓为土丘，玉阶蔓生荆棘，当日庭院，于今只有茂草；当日清池，于今变成污泽；这白玉栏杆，当

年有多少宫人，曾经倚了笑语，于今只围绕着寒蛩的切切哀吟了；这莹澈的池水，当年有几番画舫的笙歌，于今只充满着芦苇的萧萧悲语了；这玉殿洞房，当年藏过多少的金粉佳丽，于今只成个狐狸出没的荒丘了；这皇宫御院，当年是个多么威严的所在，如今只有看羊的牧子，露宿的乞儿偶来栖息了。虽说是你看了罗马的故宫，不必感到罗马的兴亡；可是如法国的凡尔赛，芳吞波罗等废宫，都在民国里保存着，为国家建筑艺术的珍品，我们为什么把这样的古迹都听他去与荆棘争命呢！且听说有人把石柱与雕刻偷偷卖与外人，这是何等羞耻的事！这种罗马式的建筑，在中国是唯一的古迹，你毁它一块小石，都觉得是犯了罪，竟有大批偷着卖的事；为什么政府与社会都不肯保重点古迹呢！

我正在这样地幻想，低头看见我的影子，已淡淡地印在古台上了。抬起头来只见惨凄的半月，已从西半天上放出素光，侵入这一片荒凉之中。这成堆的白玉，再镀上这一层银色的月光，越现其洁白，苍凉，素净，寒气逼人。我心想走上高台，领略领略这全境的清切罢。刚到台级，只见在两个石柱中间现出一双灯亮的眼睛正对望着我，我不觉打了个寒噤。那边草一响，向上一跳，在月光迷离中照出一道弓形的曲线，蓬蓬大尾，窜入荒草，接着是一阵草叶响，我才知道是只野狐。心跳地定一定，耳边上风动草叶声，芦叶相擦声，风过石壁声，卷黄叶声，唧唧的蟋蟀声，潺潺的小流声，都来增加这地方的寂静。再看那四面巉岩的白石，森森如鬼立，地上颓卧的石条，凝冷如僵尸，我自己的牙根，也禁不住地震动了。通身如浸在冰窟一般。自己才想起若再添了病，回家没人关心怎么好！只得转身往回头走来。刚出了故宫的旧址，来到土坡上，不觉回头望一望，只见一片玉海，在迷离的银雾笼罩中，若有无限哀怨的。我悄然下了土坡，一个人伴着影子走，心里总是不解，为什么英法要烧掉这座园子，假若他们能把清家的帝王烧死在宫里，也还有个道理可说，却只单单地烧掉这件历史上的艺术品！难道我们烧了他们的鸦片，他们就有权力来烧我们的艺术品吗？

1926年10月30

##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

河里新出卵的小鱼，赶着水面飘零的花瓣去接吻的时候，已经是暮春的天气了。从学校中下课回来，温煦煦的阳光正斜照在半窗上，屋子里生出一种愁人的暖静。我刚一脚跨进房门，小猫雪儿便迎上来围着我打转，小尾巴直挺着像条旗杆，侧着头磨擦着我的脚背，嘴里咕噜咕噜的在念咒。我就知道，不是因为我不在家的時候，我的佣人虐待了它，它来向我诉冤；就是它自己闯了什么祸，来向我求饶。我把书包掷在沙发上，背身坐在书桌前的转椅子上，慢慢的看我屋子的东西有没有变动。雪儿也乘时跳上椅子，把头抵在我怀里揉擦。我看一回屋子里并没有什么变动，便用手拍着雪儿说：“大概是老张欺负了你，等我骂他。”雪儿像心里很坦然似的把身子一卷，就躺在我怀里，用前蹄抱了头去睡觉。

我想起出门的时候有封信没写，就转过椅子来对了桌子去找信纸。看！我的一个小花瓶插着一单支的白丁香可怜人的躺在桌子上，花瓶子的水成一条小河直流到一张图画上，我刚托人借到的一张工笔画的圆明园的全图！我急忙起身去把那张图轻轻的从桌子上揭起，又慢慢的把它展开，见几处的色彩已经被水污漫了。我只急得跺脚，心里叹恨道：“可怜的圆明园，你的本身既受了英人的火

烧,现在仅存的一张图样,又受了我的水灾!”说着我的眼四下里找雪儿,这小东西,它却早已从我身上跳下,钻到书架子后面去了。

看着这张可怜的图样,又引起我乘时再去圆明园一走的念头,失了机会,恐怕以后连一砖一瓦的踪影,都无处可寻了!果然,我走到圆明园门前的时候,几乎使我不能认识了!大门前的红壁,去冬还屹然立在白雪里,于今不过几月的光景,已经都拆光了。门前方亩的石院,挺立着十几株古干的老柏,秃枝突兀的;于今方石都已掀去,老柏都已锯断,只剩下几丛秃根了!以前仅存的宫门与两翼的耳廊,时常有些讨饭的花子在那儿曝日捉虱的地方,现在数十个泥水匠正在那里不留情的拆毁它,屋顶已经拆去,墙也拆到一半了。咳!这仅只残剩下来的宫墙与园墙,几乎是唯一的记号来表示这一段古迹的,于今都被内务部卖掉拆掉。不久这一片古宫将整个的消灭在荒山野陌之中,更无人能寻出它的旧迹了。

我从砖瓦堆里迈过了旧日宫门的地址,进到里面。这一片残砖碎瓦故宫的旧迹沉睡在无边的微红夕阳里,还记得它们当年繁华的旧梦不?零落的牛羊游荡不定的在宫殿旧址上摆着头安闲的吃草,那里知道此地当年的尊严!一群乡下小女孩子们,挽着竹篮子,无知无识的说笑着在颓断的宫墙下面挖菜,问她们可知道这是当年宫女们游戏的故址?几个乞儿在假山底下挖个洞,四围搜集些干柴断草,生起火来,在青烟缭绕中烧他们偷来的鸡吃,还管它这是当年皇帝的故居?一片片绿黄的麦田,在熏暖的阳光中慢慢的抽出它们的穗子,哪知道它们代替了当年的柳堤花坞?池塘的苇芦摇摆着油绿的长叶在晚风里刷刷私语,给一对对的野鸭做了美丽的窝巢,那里梦想到它们占据了当日的清池曲沼,赶走了当年的绿荷红菱?即使照遍古今的明月,慢舒她的银足在深夜中重行偷入这一片故宫旧址的时候,也那里能想及它当年所照的碧瓦朱栏,画舫人面呢?总之,一切一切,都只能在碎砖废瓦、荒丘断水间摸索它们的旧梦罢了!

我一面这样的痴想着,一面腿不由己的向北走。走过一段石垫的断桥,又转个山坡,那一排四座的意大利宫又立在我的面前了。在我的推



想中，这四座英人烧不掉的白玉宫殿，纵使圆明园都变成野田荒丘，它们也将与白玉的命运同其永久的。谁知道中国的事，都是人类想不到的呢！几十个泥水匠正在那儿努力拆毁它。石柱一条条拉倒在地上，雕花的石梁，都从柱头拉下，预备搬运了走。有多少雕刻很精的白玉柱梁，都打成断块，很无辜的横卧在荒草里，向游人泣诉它们的命运！假使你能哭的话，还有使你哭都哭不出的事。看！几个穿灰色衣服的人类——大概又是北京报纸每逢抢案发生所称为穿灰色衣帽，冒充军人者，在那里用很大的铁锤，很勇武的去打碎几块石色最白雕花最细的柱头，又榨成最少的块子用骡车拉走（据说是可以研成细粉作为糯米之用的）。那些纯洁的白玉，正如洁白美人的僵体，只这样无主的无抵抗的被他们奸污劫载而去了！我不相信我所看见的是真的，我愿意我在做梦！我愿意我的眼生了毛病，所见的是幻影！我不愿意看见人类中有这种不幸的事情！然而我又明明看见这种事情！我恨他们，我愿意那灰衣的人类，走了捶榨了他们自己的手；我愿意那拉歪的石梁掉在泥水匠的头上。然而，我又错了，这岂是他们的不是！

我的心纵使像石头一样的坚硬，也许石头一样被他们榨的粉碎了。我只得转过身来望回头走，想把所见的一切都忘掉它，可是这个印象太悲惨了，太深刻了，使你不由不回想。

我想，这种公产，尤其是有历史性的，是我们国家的公产，是我们民族的公产，并不是内务部的私产，更不是几个无耻官僚的私产。他们凭那种权力把我们民族的公产当做他们的私产卖掉？他们这几年卖掉先农坛的围墙与外坛的树木及地皮，又进而拆卖北京的皇城的砖瓦与附近的地皮，这不但破坏北京的庄严与道路的宏敞，且使多少贫民依皇城建屋而居的，壁破屋塌，无家可归，他们卖了钱去发薪水，可怜的小百姓就不该有房子住！他们卖的得意，于今又卖到圆明园了！听说还想卖天坛的古柏呢！不久他们要把我们更宝贵的公产都卖掉作为薪水了！我不解这宝贵的公产所养活的他们，到底是做什么用？

像圆明园这类的古迹，全部自然是无法保存了；不过如意大利宫这